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

# 翁曾翰日记

翁曾翰 著  
张方 整理



凤凰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

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

# 翁曾翰日记

翁曾翰 著

张方 整理

凤凰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翁曾翰日记 / (清) 翁曾翰著; 张方整理.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4. 3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1辑)

ISBN 978-7-5506-1080-4

I. ①翁… II. ①翁… ②张… III. ①翁曾翰 (1837~1878) — 日记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48346号

- |         |                                                         |
|---------|---------------------------------------------------------|
| 书 名     | 翁曾翰日记                                                   |
| 著 者     | (清)翁曾翰著 张 方 整理                                          |
| 责 任 编 辑 | 王淳航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br>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br>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a href="http://www.fhcbs.com">http://www.fhcbs.com</a>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br>扬州市江阳工业园蜀岗西路9号, 邮编: 225008            |
| 开 本     | 880×1230 毫米 1/32                                        |
| 印 张     | 14.5                                                    |
| 字 数     | 377千字                                                   |
| 版 次     |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1080-4                                  |
| 定 价     | 58.00元                                                  |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14-85868858)

存史鑑今

袁行霈題



袁行霈先生题辞

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  
知音，千載其一字！（心）  
知音，今讀新編稀見史料，  
利，真有治學知音之感也。

傅璇琮謹書

二〇一二年

傅璇琮先生题辞

殫精竭慮旁搜遠紹  
重新打造中華文史資  
料庫

王水照  
二〇一三年  
一月

王水照先生題辭

十三日晴入署讀皮甘傳達者十件未刻教誨謹漢芳歸寄榮字

廿三號信附經人謝里王

十四日晴暖送吳清卿署使賀胡石樞殷小借梁從伯牛後相能永勝

奎圖思不次產聲也按署中知舍今日回堂派舍主智及部奔上行走

蔣子良信陳昨夜病殞

十五日晴午後探雨湖長谷思雨三太守祭許子遠

中張海嶠房

張海嶠性明海

踴談數刻伊心士正大人面三人也既飯後延伯南中適吳礪卿未暢快

亥初歸子初月念三刻食既世正方氏元 丙辰秋袁壽科紅孫玉符

皇日新書選卷五

昔者風寒晴寒入骨故極其併法者多件牛乳散之誠屬奇法

華飯者其誠非福與此必法初角力飲之片之大初角初飲五至

寒者之而散 秀姑与孝衣服津川兼均之金為未能起生外蓋已法

全所甚矣

世有清暑解毒睡燕傳上 初角初知四肢冷初骨拍痛者燒未透未切

甚極五子方一初初按以桂枝初防者有致 在飲後與在體胸子中而

所子和為金銀散其方子整補毒之初散 此初在初珠遇此時手

世有清暑解毒散 七月九日 牛馬初角初知四肢冷初骨拍痛者燒未透未切

生血無法 送金進亭席思志收

初十日晴景至天戲可為 外父悔于未大社 同和瑞軒 午後子和米

同山掛更淡 抄左張國安奉 以 月招益街五省招分西里通

廠親四月二十日函 京家畢下告到西關長慈軒次山均圖出

初十日晴景至天戲可為 外父悔于未大社 同和瑞軒 午後子和米

後好讀書即赴土周上招生省家第信庭付任同也 思大云已為代定心

商仍就連性而改其價十五元其金多意七 敬後又通第福康在菊庄

約坐有許少細帶為深朱研生亥初歸 今日同署吉人茲從東歸

##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

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罕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罕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 1840—1949 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清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罕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罕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罕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

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哀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罕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期,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丛刊》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勉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三、《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丛刊》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勉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 前 言

翁曾翰(1837—1878),字海珊,小名筹儿,江苏常熟人,晚清名臣翁同龢之侄,后来过继给翁同龢为子。他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咸丰六年(1856)与工部尚书松江人张祥河(诗舲)之女结婚。咸丰八年(1858),戊午科顺天乡试中式举人。同治元年(1862),其祖父大学士翁心存去世,他被特旨恩赐为内阁中书,同治二年(1863)选补到阁,后历任委署侍读、玉牒馆校对、内阁典籍、内阁侍读等职。光绪三年(1877),翁曾翰本生父翁同爵病死湖北巡抚任所,他偕妻子回籍奔丧,并料理后事。次年五月在返京途中,在天津不幸感染伤寒,回京后四天就去世了,终年仅四十二岁,可谓英年早逝。他的去世对翁同龢的精神打击很大,翁同龢说:“呜呼肠断,何其酷耶!一缕未绝,百痛交并,距死如此耶!”<sup>①</sup>反映了他内心是何等的痛苦。

翁曾翰生前酷爱抄书、藏书,并写有日记,名“海珊日记”。光绪七年(1881),翁曾翰大儿子安孙病死常州,家族以翁曾翰堂兄翁曾源之孙景官(翁之廉)承嗣安孙。而翁之廉又无后,则以其弟翁之惠之子兴庆(翁万戈)承嗣。因此,包括“海珊日记”手稿在内的翁同龢、翁曾翰所遗留之藏书均归翁万戈继承。上世纪40年代末,翁万戈赴

①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93年,1363页。

## 2 翁曾翰日记

美,将其嗣父翁之廉传给他的翁氏藏书精品带去了美国,而留在国内的部分则由其本生父翁之恂保存。1950年,翁之恂将这部分藏书全部捐给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共2413册,“海珊日记”手稿即在此列。<sup>①</sup>

### 二

“海珊日记”手稿现存九册,均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现将其版式及每册起止时间,依次简介如下:

第一册,朱丝栏,白口,四周双边,上双鱼尾,“松竹斋”制笺,半页九行,字不等。封面题“癸亥日记”,扉页题“程庭桂,刻资收到”。时间为同治二年(1863)正月至十二月。

第二册,朱丝栏,白口,四周双边,上双鱼尾,“玉采斋”制笺,半页八行,字不等。封面题有“碧梧馆随笔,岁在甲子,海珊”。时间为同治三年(1864)正月至同治四年(1865)五月。

第三册,朱丝栏,白口,四周双边,上双鱼尾,“松竹斋”制笺,半页八行,字不等。封面题“丁卯日记,七月朔日始”。时间为同治六年(1867)七月至同治七年(1868)正月。

第四册,朱丝栏,白口,四周双边,上双鱼尾,“松竹斋”制笺,半页八行,字不等。封面题“己巳日记”。时间为同治八年(1869)六月至同治九年(1870)八月。

第五册,朱丝栏,白口,四周双边,上双鱼尾,半页八行,字不等。封面题“壬申记事”。时间为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至九月。

第六册,朱丝栏,白口,四周双边,半页八行,字不等。封面题“壬申冬记事”。时间为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至同治十二年(1873)闰

<sup>①</sup> 详见赵万里编《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华书局,1959年。翁之恂所捐献翁氏藏书均缀以“翁捐”字样。

六月。

第七册，朱丝栏，白口，四周双边，上双鱼尾，“松竹斋”制笺，半页八行，字不等。封面题“癸酉秋日日记，甲戌年附”。时间为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至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

第八册，朱丝栏，白口，四周双边，上双鱼尾，“松竹斋”制笺，半页八行，字不等。封面题“乙亥日记，光绪元年”。时间为光绪元年(1875)正月至光绪二年(1876)三月。

第九册，朱丝栏，白口，四周双边，上双鱼尾，“松竹斋”制笺，半页八行，字不等。封面题“丙子四月日记，丁丑年附”。时间为光绪二年(1876)四月至光绪三年(1877)二月。

### 三

翁曾翰久居京城，同治二年(1863)开始在内阁任职，于时清廷内忧外患，政治动荡不安。作为晚清动荡时局的亲历者，翁曾翰曾自叹道：“自问庸才，仰愧清德，外度时势，国报为难，中夜为之耿耿。”因此，其日记对晚清时事有一定记载，可作为研究之参考。如光绪三年发生在天津的士兵哗变事件。据《清实录》记载，光绪三年正月，御史王昕奏报朝廷，屯扎在天津的兵勇纷纷哗溃，有数营之多，一路抢掠，窜入山东省。于是，清廷令李鸿章查明事件。李鸿章奏：“哥老会匪潜煽驻防天津营勇，哗扰溃逃，经总兵周盛传督队跟追，已将会匪溃勇尽数歼除。”清廷回复：“据奏中军前营、前军右营，勇丁各散去百余名，恐尚不止此数，该勇丁究竟窜往何处，著李鸿章派员迅速查明。”李鸿章又奏“查访明确并无窜往他省，自不必再加咨行”，从而了结此事。<sup>①</sup>而翁曾翰对此事却有不同记载：“初三日天津有兵变之事，因索饷而起，职营官而哗溃，向西南而逸，一走正定，一走山东”；

<sup>①</sup> 《清实录》第五二册，中华书局，1987年，646—647页。

“津勇之实由于统领扣饷刻待所致，本月初三日夜哗变者约二千余人，掠买卖街而逸，窜山东沾化、蒲台等处，以八卦旗为前导。”从日记来看，此事的性质和程度比李鸿章奏报的要严重得多。在处理此事上，李鸿章极有可能为了袒护自己的亲信部将周盛传，从而避重就轻，瞒报了此事的起因及严重性。还有同治九年（1870）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事件。事件起因于谣传教堂拐卖儿童、剖心挖眼，从而导致群众焚烧教堂，并殴毙传教士十余名的惨剧。此事经曾国藩查实后，奏报朝廷将天津地方官交刑部严议，并与洋人订定了抵命人数。这使得曾国藩背上“卖国贼”的骂名，声誉扫地，最终被调离京城，郁郁而终。翁曾翰记载了此事在群臣中论辩的情景：“今日未刻，曾相奏报，遵查津事大概情形，谓教堂并无迷拐实据，确系津人怀疑启衅，请明降谕旨宣示，并将天津府县革职，交刑部治罪。于是召见诸亲王、军机御前、弘德殿师傅，博询集议。醇、惇抗论，师傅亦有公论，而总理诸臣力持不得已之说，良久无定议，终从曾相之请。此诚夷务之一大关键，及今不能挽回，恐自强无日矣！”翁曾翰显然是反对这种处理结果，认为自强恐无日矣。但是清廷群臣在面对民族情绪与外部压力情况下也显得无奈与彷徨。

翁曾翰作为翁同龢的嗣子，他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望这位叔父。因此，他对翁同龢的日常生活记载尤详。《翁同龢日记》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业已出版多个版本，是研究翁同龢的重要资料。但是，翁曾翰从旁观者的角度对翁同龢的记述，还是具有一定价值。如日记记载：“英、法、日本六国皆于十七日过年，总督行文知照各部院堂处前往各外馆贺年，今日吏、户、礼三部堂处均往，叔父亦随众一行，殊快快也。”“殊快快也”是对翁同龢情绪的描写，反映了翁同龢对外国公使贺年行为的排斥与厌恶之情。还如日记记载“叔父怒掷秀姑，伤额失血甚多，五哥驰视，余归迟不及往，为之悬悬”，翁同龢发怒而怒掷其妾，展现了一代帝师所不为人知的一面。

另外，翁曾翰与其本生父翁同爵感情极深。一次，其得知父亲生